

賭國女梟



梁 潛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I2475
1367
1

梟女國賭

梁 潛 著

064009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赌国女枭 DUGUONUXIAO

梁 潜 著

责任编辑：张杨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45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 300 册

定价：3.50 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向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的赌城澳门，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一直垄断了澳门赌业三十多年的赌王梁培佳，在其事业攀升至颠峰之际，突然遭受到来自几股强大势力公开的挑战，说来还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饱经沙场屡战屡胜的梁培佳，今次竟然摔了一个大跟头，事缘绊倒他的马索，不是实力雄厚的大财团，不是濒临一九九九，澳门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博彩业政策有所改变，而是区区游弋在毗连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公海上的几艘赌船。这几艘赌船，原本是由大客轮或远洋货轮改装的，与在港口上停泊的其它轮船无异。巧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挂有外国国旗，是在巴拿马注册的。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这些外轮的甲板所及之处，享有外国领事保护权，换言之，甲板上的地方，等于是外国领土，如无突发事件和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地方，香港警方和海关是不能随便上船查看的。这些外轮在船上设赌，在香港水域招徕香港本土人士上船聚赌，是违反香港律例的。香港除政府认可赛马会和六合彩外，是禁止公众私下赌博的。但这些外轮只是在香港水域招徕香港本土人士上船而驶出香港水域聚赌，则不在此例。任何国家和地

区对在公海上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涉，这也是国际法明文规定了的。因而这些外轮只要处置得当，在海上赌博也就不算作违法。这几艘赌船由于各自采取了一些招徕手段，如派发筹码，赠送套餐，美女相陪等等，令香港好赌之士趋之若鹜，一时生意滔滔，夺走了本来流向澳门赌城的那部分赌客。澳门赌城的赌业主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邳埠香港，这一打击，可想而知。梁培佳沉着应战，却苦于并无对付人家的计策，步步败退，眼看着江山不保，这才痛感他的时代可能要过去了。

几艘小小的赌船，闹得天翻地覆，不谙内情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梁培佳在澳门叱咤风云数十年，威风的日子，也过得够了。其实，任何一种格局的被打破，其中都蕴含着一个进程。梁培佳也不例外。赌船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系列事态的集中反映，是暗流汹涌中显现出来的一个漩涡。

十月的一天，澳门博彩业有限公司董事局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整整一天多的辩论，终于达成一致的意见，决定改组公司的最高行政决策机构，董事总经理一职，梁培佳暗然告退，而改由他的儿子梁浩升接替。

外间的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改组的决定中包含了多少的讨价还价，但子承父业，是港澳商界一种普遍的接班形式，梁培佳逼于压力，逊位于子，也有迹可循。毕竟澳门赌业的兴盛，与梁家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董事总经理一职，外人如无压倒性的实力，是难于染指的。

这个临危受命的梁浩升，这一年只有二十四岁。尚属一

毛头小子。在此之前，曾留学过英、美、法三个国家，担任梁氏家族在海外的跨国公司超达实业的行政总裁。据说在担任这个总裁的两年间，曾创下骄人的业绩，用父亲手上的三千万贷款，赚回来整两个亿。梁培佳在董事局会议上陈情时就是用这个例子把他举荐上去的。

不过人们总心存疑虑。对于董事局的决议，大家无话可说。但心里的想法，则颇为复杂。梁浩升的冒升，不就是靠了父荫么。凭他自己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坐不着新赌王的位置的。但梁浩升的命就这么好，别人羡慕是羡慕不来的。

梁浩升本人这时候，自然也明白大家的想法。不过他是喝洋墨水长大的，对付那些碧眼金发尖鼻子的外国人尚且不怕，还怕他父亲手下几个犯上作乱的旧属？

公海上行驶着的两艘赌船的幕后老板，都是他父亲梁培佳过去的搭档或者同僚。他们在积聚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公然与父亲作对，目的就是想分一杯羹或者干脆取而代之，他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的。

上任第一天，他便召开了公司行政主管会议，商量反击的事情。但会议名为商量，其实是一言堂，因为梁浩升肚里早有了既定的方针。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面对一班老叔父侃侃而谈：

“各位，公海赌船之所以猖獗，危害本公司的利益，是因为他们钻了法律上的漏洞，我们除了在法律上继续寻求相应的对策以堵塞这个漏洞之外，还有其它的办法对付他们。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以牙还牙，我们也弄几艘赌船出公海，与他们相抗衡，直至他们无利可图，乖乖地退

出去为止。”

他的发言，立刻便遭到反驳。这是坐在他旁边的副总经理，他父亲留给他的顾命大臣之一范礼文。

“梁生，我不能同意你的办法。你这个办法，其实任何人都能想得出来。你父亲也想过，但终于没实行，是因为这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很容易演变成双方互斗财力，两败俱伤的局面。”

范礼文的意见，马上又得到财务部经理全修德的认同。他也是老赌王时代的重要角色。

“是。你弄赌船，他就不会增加？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最终会导致赌船满公海飞的局面。况且这条计策是人家先想出来的，你已经驳斥为歪门邪道，现在又跟着人家屁股去弄，岂不遭人笑掉大牙？”

梁浩升一下被噎得满脸通红。

“那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办？”

“目前当务之急，是先要稳住自己本身的阵脚。不要让人觉得有机可乘，趁着我们慌失混乱之际混水摸鱼。”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忍让？”

“不，我的意思是稳守突击！”

“就算是稳守突击，好，以稳守至什么程度为合适？”

“我们相机行事。”

“我看不是相机行事，而是一种节节败退。最终将我们的公司拱手让人！”

“梁生说得严重了。根据我们的财会报表，近几个月我们的生意额大减，却还未至于亏蚀。目前公海上的两艘赌船，只

是夺走我们部分的主顾。只要我们沉着应战，从改善赌场的服务入手，待赌船的新鲜感一过，那部分主顾是会回来的。”

“这只是你的主观想象，如果按你所说的那么去干，我们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的局面，时时受制于人。”

“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有必胜的把握，否则我们是不适宜轻举妄动的。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

“这是保守！”

“在特定的条件下，保守也是一种解脱的办法。”

辩论的结果，是谁都没法说服谁。

第一次的会议，梁浩升尚不敢锋芒毕露，多少留有余地，因而会议还能进行下去，不致不欢而散。可梁浩升已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木偶，没有多大的权威。这是他所不能够容忍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显著改变之前，梁浩升很自然地便想到要在公司高层行政人员中来一次“大换血”。

他是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局已经授予他几乎最高的决策权力，他只需要再做做工作，就可以取得董事局的认同。而他新官上任，董事局为树立他的威信，是不会轻易否决他的行政命令的。

他在超达实业公司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班子，都是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年轻人。

老叔父们的不合作，他其实一早就预料到了，他也很理解，因为他属后辈且未立威，让人家一下服服贴贴是很难的。只要他们不挡自己的道就行。他其实也没把他们放在眼内。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象在

超达实业时那么出神入化，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他不能等待。等待那班叔父们慢慢改变对他的态度。如果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公司的倒闭。

这样，他就只好让那些不合作的叔父们统统卷起行李，请他们离开公司。

这是继公海赌船出现之后澳门赌业的又一次大地震。

但无缘无故地解雇那些跟随父亲征战几十年的老叔父，难免会召来口舌和麻烦。在此，梁浩升玩了些花招。

博彩业公司除了范礼文外，还有另外一个副总经理何泽保，梁浩升借口要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从超达实业抽调了一个张乐生上来当总经理助理。这名总经理助理名义上是与副总经理同级的，但张乐生事事凌驾于范礼文和何泽保之上，梁浩升要下属的部门都直接向张乐生负责，而非范礼文和何泽保。梁浩升又对张乐生耳提面命，视另外两个副总经理如同虚设，这样时时处处地给对方以难堪，何泽保首先抵受不住，向梁浩升呈交辞职信，以示抗议。梁浩升正合孤意，假仁假义地劝慰一番，用一笔养老金将对方打发掉。剩下的范礼文，孤掌难鸣，终不免也走上何泽保一途。

对付完两个副总经理，梁浩升又把矛头直接指向财务经理全修德。全修德是老赌王梁培佳最后一个拜把子兄弟，眼见得梁二世胡作非为，便跑去瑞士向在那里退居二线的梁培佳告状，力呈梁浩升的不是。梁培佳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早有所闻，只不过他不想干涉儿子的工作，便一直装聋扮哑而已。

“佳哥，这事你实在不能不管。我们这一班老臣子，个个跟了你几十年，正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浩升一句我

们老了，不中用了，就把我们踢开，岂不令大家都感到心寒？况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公司着想，并不是存心为难浩升的。他怎么能够听不进去我们几句善意的规劝，就将我们一个个地扫地出门？”

“浩升这事是做得过份了。不过，我听说浩升只是想你们腾出位置而已，其它的地方，并没有亏待你们半点，这也是真的吧？他年少气盛，急着要扭转公司的颓势，有时会冲动些，你们要体谅他才是！”

梁培佳一手捋着下巴上的胡子，先每人打五十大板。全修德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也就明白梁培佳父子其实是心有灵犀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佳哥，我，我是说，浩升毕竟是嫩，嫩一点，我是怕，浩升一下子改变太大，会，会引起恐慌，大家都无心为，为公司做事了。”

“这个嘛，我相信浩升自有分寸，他，不会拿自己的前程来开玩笑的。”

“但……”

“我们都老了，不承认也不行。后生仔做事，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我们还是给予他们一点信心吧。”

梁培佳态度暧昧，全修德摇摇头，只得灰灰地返回澳门。临走时，他对梁培佳说：

“佳哥，我也无意恋栈，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蒙你关照，手上也有积蓄，根本下半世无忧，我只是怕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让外人坐上去。”

听得梁培佳一愣。他何尝不焦急？如果不是迫于各种压

力，他根本就不会退位。现在儿子上去了，新人事新作风，也许会出现奇迹的。因为他自己的逊位，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旧有的一套是实在不行。

于是，梁浩升在全无阻拦的情形之下，顺利地进行了换血工作。所有的重要部门，他都安上了自己认为是信得过的人，青一色的“少壮派”。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拓展部经理给保留了下来。

这个拓展部经理，就是陈家丽。老赌王先前留下来的私人秘书。

保留她下来，梁浩升主要有如下的考虑，这个陈家丽，年纪约莫三十岁左右，出身于平民之家，没有任何的背景，且又是个女子，纵有能耐，却也不怕她作反，另外，她早年也曾留学英国，与梁浩升多少有点共同语言，同属“洋务派”，梁浩升新官上任，也需要有一个人作引路，因而，也就没有动她。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陈家丽也没有能够进入梁浩升的核心圈子以内。而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梁浩升当时有那么多各处搜罗回来的同窗兼好友，不是美佛大学的高材生，就是剑桥的博士，都是一班迈入社会不久心比天高而又有才识的年轻人，每次公司召开的行政会议上，都象天光嘘一般吵闹，梁浩升非但不嫌，且要的就是这份热忱和冲劲。外表文静的陈家丽，便象小寡妇一般地被人弃置在角落里。

梁浩升一意孤行，还是按照自己原来拟定的计划，在香港大角嘴码头开出了他们的第一艘赌船。

梁浩升因为要坐镇澳门赌场的大本营，所以赌船的大部

分事务，是交予总经理助理张乐生去办的。

这个张乐生，直到赌船驶出公海前一分钟，还没有令梁浩升失望。他通过关系，以比市场价格七折的低廉价钱，收购了一艘半新的远洋客轮，一边过户入册，一边拆卸改装成赌船，前后仅仅用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广告宣传也做得出色，船未启航，已有众多的赌客问询。启航第一天，仅在大角嘴一个码头招徕到的赌客，便有三四百人，及再在沿途两个码头上客，赌船便告爆仓。令到场观下水礼的梁浩升笑逐颜开，消除了怕迟来冷清的忧虑。

这已经是港澳水域上的第三艘赌船了。

只是，当他们这艘“如来神”号赌船刚驶出公海，赌摊正准备开锣的时候，忽然有船上荷官与赌客斗殴的事情发生，令赌船上的客人一时鸡飞狗走，场面大乱。张乐生急忙带着纠察过来弹压，好不容易平息了事件，却令“如来神”号赌船从此罩上了层阴影。

赌船发生斗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故意挑起的，其目的在于损害赌船的声誉，令捧场的赌客感到没有安全感，今后不敢再来，最终令赌船倒闭。肇事者尽管很快被捉拿，交由司警人员处理，但这没有用，因为你捉拿得一个，还有第二个，捉拿得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意欲捣鬼的人，只要有钱，便不愁请不到愿意来捣乱的人。他是摆明了要让你没有好日子过的。

梁浩升和张乐生其实也一早知道会有人来捣乱，在船上布置了众多的纠察人员。他们以为出一个盖一个，只要当场制止，是没有大问题的。谁知赌客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绝

对的安心，才能尽情地到你的赌船上赌博，三天两头地出事，扰乱了他们的思维，下次你贴钱请他们上赌船，他们也会谢绝。

结果没出几天，“如来神”号赌船因为客源太过冷清，已无法再驶出公海营业。

这时候的梁浩升，才如梦初醒。

一般经营赌博业的行家，在店号开张之前，都要大排宴席和预备厚礼，买通所有黑白两道的人马，取得他们的首肯，才敢往下铺排，这叫做“起请根患”。梁浩升不谙此道，在“如来神”号赌船启航之前，虽然也大肆铺张了一番，但他的意思只为炫耀，没有通好的表示，只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另外的两艘赌船。殊不知这正犯了大忌。他以为这是另外两艘赌船的人出于妒忌，其实不一定，他的敌人已经无处不在了。

外表颇有大将之风的张乐生，遇到这种没说得清楚的事情，便抖露出他原来的书呆子本色，嘴张张，汗淋淋，脸青唇白，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全了。

“升哥，你、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梁浩升这时并未走入绝巷，如果他肯放下架子的话。偏他到了这种关头，还死要脸皮。拓展部经理陈家丽在赌船第一次遇到麻烦时，便过来规劝他，请他赶快去请回范礼文全修德等老叔父，让他们从中调和，事情还可以挽回，但他拒绝了。

“船上上不来客，停航算了！”他作出了一副败家子才有的爽朗派头。“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

这别的办法，就是让博彩业公司的股票上市，以分散公

众对赌船的注意力。

在“如来神”号赌船停航当晚，梁浩升又在公司行政会议上宣布这一个决定。这一回，他没有遭受到反对的意见。一来反对的人已经被赶走，二来大家已经束手无策，只好病急乱投医了。

梁浩升倒是胸有成竹，用他的话说，让公司的股票上市，可以吸纳社会上的游资，使公司有足够的财力去压倒那两艘还在公海上游弋的赌船。而最绝妙的是，股票一上市，公司也就成了大家共有的，赌船出公海作业，也就是与天下人为敌，将会不攻自破。

他又把这件事情，交给张乐生去办。

“乐生，别泄气。今次你再唱一出好戏，让大家瞧瞧！”

“升哥，我会的！”张乐生也被鼓足了气。

其实，澳门博彩业公司发行股票上市，早在梁培佳时代，已经酝酿过多次，当时，赌场的业务蒸蒸日上，如果发行股票，不仅不愁没有买家，且股票的价格会大幅上升。出于各种的考虑，梁培佳终以时机尚未成熟，暂时按兵不动。谁知这个暂时，已成永诀，因为梁培佳在此之前被人赶下台了。

因为已有基础，所以张乐生接手时，并未遭遇太大的困难。唯一的问题，是澳门目前仍未有买卖股票的经纪行和交易所。澳门发行的股票，须挪到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这里便牵涉到两地政府和商会的协调问题。政府这一头尚好办，因为政府一直是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的。麻烦是在于澳门的商会。

在澳门居住过的人都知道，澳门这块葡萄牙的殖民地，由

于受历史遗留因素的制约，市政的运作，一直是受澳督、南光公司(后来演变为新华社)、中华总商会的三驾马车的控制，缺一不可。尤其是有关澳门民生和工商发展的事项，都须得到这三驾马车的首肯。

张乐生在筹办上市股票时，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是肖克龙。肖克龙和梁家是宿敌，其渊源可追溯到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如今尤烈。梁培佳的下台，与他也有莫大的关系。

肖克龙这一关怎过，张乐生心中无数。梁浩升说：

“肖克龙与我父亲有过节，但不应该迁怒于我。我们是两代人呀！”

便备下礼物，亲自登门拜会肖克龙。

“肖世伯，你看，我们这个事情……”

出乎意料地，肖克龙竟然一口赞成，摇头晃脑地说：

“股票上市，好事情，我们商会怎会不同意呢。你们放心去弄，其它的事，包在我肖某的身上！”

梁浩升于是便和张乐生欢天喜地地告辞离去。他们哪里知道，肖克龙的爽快，其实包藏着祸心。

博彩业公司的股票，很快便挂牌上市。梁浩升和张乐生坐镇香港的两间证券交易所，观测股票的走势。令人振奋的是，他们的股票没有受到公海赌船的影响，交投非常活跃，业绩比预期的还要好。

梁浩升放下心头大石，便将股票的事务全部交由张乐生处理，自己坐飞翔船回澳门。谁知他尚未离船靠岸，张乐生的电话便追过来了。梁浩升手上有一台无线遥控电话。

“是升哥吗？”

“嗯。怎么啦？”

“好象不对劲，我听说……”

“听说什么？”

“我们那些股票，我听一个相熟的经纪说，最后都过手，全部落入肖克龙手上。”

“……”

“升哥，怎么办？”

“别紧张，肖克龙不可能全部都收购下来，就算是，也不是为患，我们拿去上市的股票，只占我们公司全股的百分之十八。他全收去，与我的百分之三十六控股权，仍差一大截。由他去！”

“升哥，我怕……”

“怕什么？他这样抢购，只会哄抬股价，多花一笔冤枉钱，而我们坐着净赚，何乐而不为呢。”

梁浩升把电话收了。

肖克龙的反常行为，仍未引起梁浩升的警觉，他是太自信了。

回到赌场之后，他又忙着处理这几天积压下来的事务，直到天黑下来，他才伏在大班台上打一会儿瞌睡。

应该说，自接任总经理一职后，梁浩升也算是尽职尽责，凡事亲力亲为，从未偷懒。但上天并没有因此而怜悯他。在他累得眼皮抬不起来，只好伏在大班台上打盹的当儿，他耳朵边的电话又响了。他睡眼惺松地把电话抓起，以为又是张乐生：

“又什么事情？”

“是我，陈家丽。”

“哦，陈小姐，我听着。”

“有一个很坏的消息，你听到了吗？”

“又是坏消息，我听得太多了。”

“不，我指的是陆远东的事情。”

“陆远东？”

“是，陆远东董事准备把他手上持有的博彩业公司百分之十三的股票，全部高价转让肖克龙。”

“啊！你这消息……”

“绝对可靠。”

“你现在哪里？”

“我就在你门外的秘书台上。”

梁浩升把电话掷开，冲出门外去。百分之十八加百分之十三，加起来就是百分之三十一。一个持有公司百分之三十一控股权的新加入者，且还是宿敌，这意味着什么，梁浩升不可能不清楚的。

这其实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吞併战。

梁浩升已经顾不上风度，出门扯上陈家丽就往陆远东在东望洋山麓的寓所赶去。

然而一切已经迟了。陆远东已经和肖克龙谈好了条件，将手上的股票用比市价高三倍的价格全数过户给了肖克龙。换句话说，澳门博彩业公司的董事局将要重新改组，控股权仅在梁浩升之下的肖克龙，到时将有重大的影响力。

“对不起，梁总经理。由于最近公司的业绩不理想，我对将来缺乏信心，只好将资金抽出来，作别项的投资。”陆远东